

海明威文集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 ②

Complete Short Stories

〔美〕海明威 著 陈良廷 蔡慧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海明威文集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 ①

Complete Short Stories

[美] 海明威 著 陈良廷 蔡慧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下/(美)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著;陈良廷等译.—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2019.8
(海明威文集)
书名原文: Complete Short Stories
ISBN 978-7-5327-8156-0

I.①海… II.①海… ②陈… III.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3919号

Ernest Hemingway

Complete Short Stories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下册)

[美]海明威 著 陈良廷 蔡慧 等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31.5 插页 12 字数 569,000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8156-0/I·5023

定价(上、下册): 1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8798999

目 录

上 册

前言	001
出版者序	001

第一部 首辑四十九篇

“首辑四十九篇”序	003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005
世界之都	042
乞力马扎罗的雪	056
桥边的老人	085
在密歇根州北部	088
在士麦那码头上	093
印第安人营地	097
医生夫妇	104
了却一段情	111
三天大风	117
拳击家	131
小小说	143
军人之家	147
革命党人	156

艾略特夫妇	159
雨中的猫	164
禁捕季节	169
越野滑雪	178
我老爹	186
大双心河(第一部)	201
大双心河(第二部)	211
没有被斗败的人	224
在异乡	257
白象似的群山	263
杀手	269
祖国对你说什么?	280
五万元	291
简单的调查	320
十个印第安人	323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329
阿尔卑斯山牧歌	334
追车比赛	341
今天是星期五	346
陈腐的故事	351
我躺下	354
暴风劫	363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369
世上的光	375
先生们,祝你们快乐	383
大转变	389
你们决不会这样	394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408
读者来信	413

向瑞士致敬	415
等了一整天	430
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	434
怀俄明葡萄酒	443
赌徒、修女和收音机	460
两代父子	481
附录(一)	
三下枪声	497
印第安人搬走了	500
过密西西比河	502
登陆前夕	504
新婚之日	510
论写作	512
附录(二)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前言	525

下 册

第二部 “首辑四十九篇”后发表于 书刊上的短篇小说

过海记	531
买卖人的归来	577
检举	592
蝴蝶和坦克	607
决战前夜	618

山梁下	655
他们都是不朽的	669
好狮子	686
忠贞的公牛	690
得了条明眼狗	693
人情世故	700
度夏的人们	706
最后一方清净地	718
一个非洲故事	781

第三部 早先未发表过的小说

搭火车记	797
卧车列车员	816
岔路口感伤记	828
有人影的远景	846
你总是的,碰到件事就要想起点什么	856
大陆来的大喜讯	863
那片陌生的天地	867

附 录

雇佣兵——故事一则	943
十字路口——肖像选	955
一个在爱河中的理想主义者的造像 ——故事一则	961
桦树树根的腱——故事一则	966
潜流——故事一则	975

第二部

“首辑四十九篇”后发表于书刊上的短篇小说

蔡慧 译

过海记

送冰车还没有来给酒吧间送冰，流浪汉都还靠在大楼外的墙上睡大觉，这哈瓦那一大清早的景象你见过没有？告诉你，那一回我们从码头上出来，穿过广场到三藩珠咖啡馆去喝杯咖啡，就见到广场上只有一个乞儿没在睡觉，正在供喝水的喷嘴跟前接水喝。不过我们到咖啡馆里一坐下，发现那三个人却早已在那里等我们了。

一等我们坐定，其中一位就走了过来。

“怎么样？”他说。

“这事我办不到，”我对他说。“不是不肯帮你们的忙。我昨儿晚上就对你们说过了，我办不到。”

“你自己开个价吧。”

“不是价不价的问题。我就是办不到。就是这么回事儿。”

那另外两位也早已走了过来，三个人站在那里，都显得很不高兴。他们人倒都是一表人物，帮不上他们这个忙，我觉得真是遗憾。

“一千块一个怎么样？”其中一位英语讲得很流利的说。

“别惹我恼火啦，”我对他说。“我不跟你们说瞎话，我真的办不到。”

“等以后时局变了，好日子就有你过的。”

“这我知道。你的话我完全相信。可我就是办不到。”

“为什么？”

“我得靠这条船谋生哪。没了船，我也就断了生计。”

“有了钱再买一条好了。”

“坐了班房还买它干吗？”

他们一定以为只要多费些口舌就准能把我说动，因为那一位还

是一个劲儿说下去。

“你可以到手三千块，这以后的好日子就有你过的啦。你要知道，眼下这局面是长不了的。”

“听着，”我说。“这儿由谁当总统跟我不相干。反正我抱定了宗旨：只要是会开口的，就别想搭我的船到美国去。”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说出去？”一直没有开过口的一位说。他发了火了。

“我说的是，只要是会开口的就不许上。”

“你以为我们是 *lenguas largas*^①？”

“没那个意思。”

“你可明白什么叫 *lengua larga*？”

“明白。意思就是舌头很长的人。”

“你可知道碰上这种人我们是怎么对付的？”

“不要对我这样凶嘛，”我说。“是你们来找我相商的。不是我凑上来找你们的。”

“别多嘴，潘乔，”原先出面说话的那位对发怒的那位说。

“他说我们会说出去，”潘乔说。

“听着，”我说。“我对你们说了：只要是会开口的，就不许上我的船。酒装在麻袋里不会开口。柳条筐里的酒坛子也不会开口。不会开口的东西多得很。可人就是会开口。”

“唐山佬也会开口？”潘乔气鼓鼓地说。

“会开口，可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对他们说。

“这么说你不干？”

“还是昨儿晚上那句话：我办不到。”

“可你该不会说出去吧？”潘乔说。

他是对一句话产生了误解，才这么气鼓鼓的。还有，心里的想头落了空，我看也是他生气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干脆就没有答

① 原文是西班牙语。

理他。

“你该不是个 *lengua larga* 吧？”他又问，还是气鼓鼓的。

“听着，”我对他说。“大清老早的，不要这样凶嘛。我相信你杀过许多人就是。可我今天连咖啡都还没有喝上呢。”

“这么说你是看准我杀过人了？”

“得了，”我说。“我才不管你呢。可你办事就不能别生那么大的气吗？”

“我现在就是生气，”他说。“我还要杀了你呢。”

“唉，真是活见鬼，”我对他说。“你就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了好了，潘乔，”那头一位说。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我说道：“我非常抱歉。我还是希望你能送我们去。”

“我也很抱歉。不过这事办不到。”

那三个人于是就准备走了，我看着他们走去。他们都是些漂亮后生，衣着讲究，谁也没戴帽子，看上去都是些很有钱的人。至少都是些开口就是钱的人吧。他们说的那种英语也是只有一些有钱的古巴人才说的。

这里边有两个看起来像是兄弟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潘乔了，此人个子略微高些，不过模样儿也是一个样。也是细挑身材，衣着讲究，头发梳得亮光光的。我看他的为人未必会像他说话那么粗鄙。大概就是脾气相当急躁。

就在他们出门向右一拐时，我看见有一辆关上了窗子的汽车穿过广场迎着他们驶来。紧接着只听得一声响，一方玻璃碎了，射进来一颗子弹，打在右边壁框里那个样酒柜内的一排酒瓶上。我听见那枪还是一个劲儿地打，啪！啪！啪！靠墙的一排酒瓶纷纷给击得粉碎。

我赶快去躲在左边的卖酒柜台后面，从柜台边上探出头来看得很清楚。汽车早已停下，汽车旁边有两个家伙趴下了身子。其中一个拿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另外一个拿的是一把锯短了的自动猎枪。那个拿汤姆生式冲锋枪的是个黑人。另一个穿一件汽车司机的

白工作服。

三个后生里有一个摊开了手脚，面孔朝下，扑在人行道上，就在打碎的大玻璃橱窗外边不远处。另外两个隐蔽在隔壁丘纳德酒吧门前的一辆送冰车后面。丘纳德酒吧的门前停着两辆这样的“热带啤酒”送冰车，拉车的马一匹已是连着马具倒在地下，脚还在那里踢腾，另一匹则扬起了后蹄，在拼命挣扎。

一个后生在送冰车后尾的角上开枪还击，子弹都打在人行道上飞了出去。那个开冲锋枪的黑人脸儿几乎都抠进了路面，贴地向上给了送冰车尾部一梭子，果然撂倒了一个，那人冲着人行道摔了下去，脑袋伸出在人行道的边儿上。他手抱着头扑在那儿，汽车司机就拿猎枪对着他打，让黑人趁此机会换上一盘子弹，但是枪法不准一枪未中。只见人行道上一点一点尽是大号铅弹的印子，宛如银水四溅。

那另一个后生拉着这中弹后生的腿，把他往送冰车后面拖去，我看见那黑人把脸儿又压到了路面上，给了他们一梭子。过了会儿我看见那潘乔老兄从送冰车后面转了出来，闪在那还没有倒下的马后。他一迈腿离开了马的掩护，脸色白得像条脏被单，手里拿着把大号鲁格尔手枪，另一只手也帮着把枪稳稳把住，一下就把汽车司机打中了。他又一步步逼过去，对那黑人连打了三枪，两枪从黑人头上飞了过去，一枪又打低了。

他却把个汽车轮胎打中了，因为我看见轮胎里的气喷出来，在街上扬起了一股尘土。那黑人等他来到十英尺处，抬起手里的冲锋枪一枪打中了他的肚子。那肯定是他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了，因为我看见他打了这一枪就把枪扔了。那潘乔老兄费劲地一屁股坐下来，随即就朝前一头栽了下去。他死死地抓着那把鲁格尔不放，还想撑起身来，可是他的头已经抬不起来了，那黑人就乘机拿起司机身旁那支撑在车轮上的猎枪，一枪把他的脑袋掀掉了半个。这黑炭可真够厉害的。

我看见近旁有开了瓶的酒，管它是谁的拿过来就往喉咙里灌，

到今天我还说不上当时喝的是个什么玩意儿。眼前的一切，叫我看得心里不好受极了。我在柜台背后跑得飞快，穿过后面的厨房往外一溜。我老远的从广场的外沿绕过，对咖啡馆门前迅速聚拢的人群连一眼都不去看，就进了码头大门，来到码头上，上了船。

那个包船的客人已经在船上等着了。我就把碰到的事情对他说了。

“埃迪在哪儿？”这个叫约翰逊的包船人问我。

“枪一打起来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你看他会不会挨了枪子儿？”

“绝对不会。打进咖啡馆来的子弹都打在样酒柜上，那我包你没错儿。那时候汽车正从他们背后开来。那第一个家伙就是在这个当口给打死在玻璃橱窗跟前的。他们来的方向是这样——一个角度……”

“你看来好像挺肯定似的，”他说。

“我当时看着哪，”我对他说。

这时候我一抬眼，看见埃迪从码头上来了，看上去似乎比原先更高大、也更邈远了。走起路来好像全身关节都散了架似的。

“他来了。”

埃迪的脸色非常难看。他今天一大清早脸色就不大好看，可现在简直难看透了。

“你在哪儿啦？”我问他。

“趴在地上。”

“你都看见了吗？”约翰逊问他。

“别提了，约翰逊先生，”埃迪对他说。“这事儿我一想起来就直想吐。”

“你还是来喝一杯吧，”约翰逊跟他说完，便回过头来问我：“好啦，是不是该开船啦？”

“你决定吧。”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跟昨天差不多。也许还要好些。”

“那就出发吧。”

“好吧，鱼饵一到马上起锚。”

我们这条漂亮游艇去湾流里钓鱼已经有三个星期了，除了他事先预付过我一百块钱，让我付清领事费用、办好结关手续、买上一些吃的、把汽油加足以外，我还没有见过他一个子儿。船上应用的一切都由我提供，他则付三十五块钱一天的包租费。他晚上睡在一家旅馆里，每天早上到船上来。这桩包船生意是埃迪介绍给我的，所以我还得带上他，给他四块钱一天。

“船得加油了，”我对约翰逊说。

“加吧。”

“那我就得支点儿钱了。”

“要多少？”

“两毛八一加仑。四十加仑总是少不了的。那就得花十一块两毛。”

他掏出十五块钱。

“多余的钱要不要给你买点啤酒和冰？”我问他。

“也好，”他说。“反正在我的欠账里扣除就是了。”

我心里想：让他赊三个星期的账，时间是长了一点，不过他既然付得起账，晚一些付又有什么关系？按说是一个星期一付最妥当。可现在我却让他包一个月再问他拿钱。我虽说有些失算，可是先让他包满一个月也好嘛。只是留下了这最后几天，看着他我有些不放心了，不过我也不便说什么，免得惹他生我的气。只要他付得起账，包的日子愈长就愈好。

“要不要来一瓶啤酒？”他打开了冰箱，问我。

“不用了，多谢。”

就在这时，我们手下那个专弄鱼饵的黑人从码头上跑来了，我就叫埃迪准备解缆起航。

黑人带着鱼饵上了船，我们就解缆出发，出了港口。那黑人一

直埋着头在拿两条鲭鱼做饵：他先拿鱼钩插进鱼嘴，穿腮而出，又从这边鱼腹刺进去，那边鱼腹扎出来，然后把鱼嘴并拢系住在接钩绳上，把鱼钩也给系得牢牢的，一不能让鱼钩脱落，二要使鱼饵能在水里平稳浮游，不致打转。

他真是个名副其实的黑炭，人很机灵，却老阴着个脸，衬衫里的脖子上挂着一串蓝色的伏都教念珠，头戴一顶旧草帽。在船上他就爱做两件事：睡觉加看报。不过他装得一手好鱼饵，而且手脚麻利。

“这样装鱼饵你就不会吗，船长？”约翰逊问我。

“会。”

“那你为什么还要带个黑炭来干这活儿呢？”

“等大鱼成群来了，你就明白了，”我对他说。

“这话怎么说？”

“这黑人装起饵来比我快。”

“埃迪就干不了？”

“不行。”

“我总觉得这笔开销花得没有必要。”他给这个黑人一块钱一天，那黑人就夜夜去跳伦巴。我看得出他这会儿就已经觉得有点困了。

“这人可是少不了的，”我说。

这时我们的船早已过了泊在茅屋村前的那批带有鱼舱的渔船，也已过了靠在莫洛堡附近专捕水底羊味鱼^①的那批小艇，于是我就把船向海湾中的分水处驶去，看得见有一条深色线的所在那就是了。埃迪把两只大诱饵^②放了出去，那黑人的鱼饵也已装了三钓竿了。

① 产于西印度群岛及美国佛罗里达一带的一种食用鱼，因味如羊肉而得名。

② 所谓诱饵是拖在船尾的若干鱼饵，上无鱼钩，仅起引诱鱼类来追逐的作用。

湾流已经快要漫到近岸水域了，船向分水处驶去时，看得见湾流的水色是近乎紫红的，还不断卷起一个个旋涡。海上吹起了微微的东风，我们惊起了不少飞鱼，个儿大的飞出去时，看着真仿佛看林白^①飞越大西洋的影片一样。

那些大飞鱼的出现，是最好不过的迹象了。这时极目望去，就可以看到有一小摊一小摊菱黄的果囊马尾藻，那说明湾流主流已到，在前方还可以看到有飞鸟在那里乱啄成群的小金枪鱼。金枪鱼跃出水面都看得见，不过那都是些小鱼，才两三磅一条。

“现在就可以放竿了，”我对约翰逊说。

他束好腰带，系上保险绳，把那根装着哈代式绕线轮子的大钓竿放下水去，绕线轮子上绕有三十六号线六百码。我回头一望，见他的饵料好端端的拖在船后，随波上下，那两个诱饵也时而入水，时而出水。看这速度大致正好，我就把船向湾流里驶去。

“把钓竿把儿插在椅子上的插座里好了，”我对他说。“那样把着钓竿就不觉得重了。线轮上的制动螺丝可别拧紧，这样鱼上了钩你就可以由着它去使劲。要是拧上了的话，上钩的鱼一使劲，就非把你甩到大海里去不可。”

这番话我每天都得跟他说一遍，不过我倒也并不怕唠叨。这帮包船钓鱼的客人，五十个里头只有一个才是懂得钓鱼门道的。就是懂得些门道的吧，头脑也简单得很，总不肯用结实些的线，线不牢碰到了大鱼哪能吃得住呢。

“这天色你看怎么样？”他问我。

“好得不能再好了，”我对他说。今天准是个响晴天，错过了。

我让那黑人代我掌会儿舵，叫他就沿着这湾流的边缘向正东行驶，自己便回到约翰逊那儿，见约翰逊正坐在那儿看钓饵一路随波

^① 查尔斯·林白(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0日他从纽约出发，经33小时30分飞抵巴黎，是世界上单身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